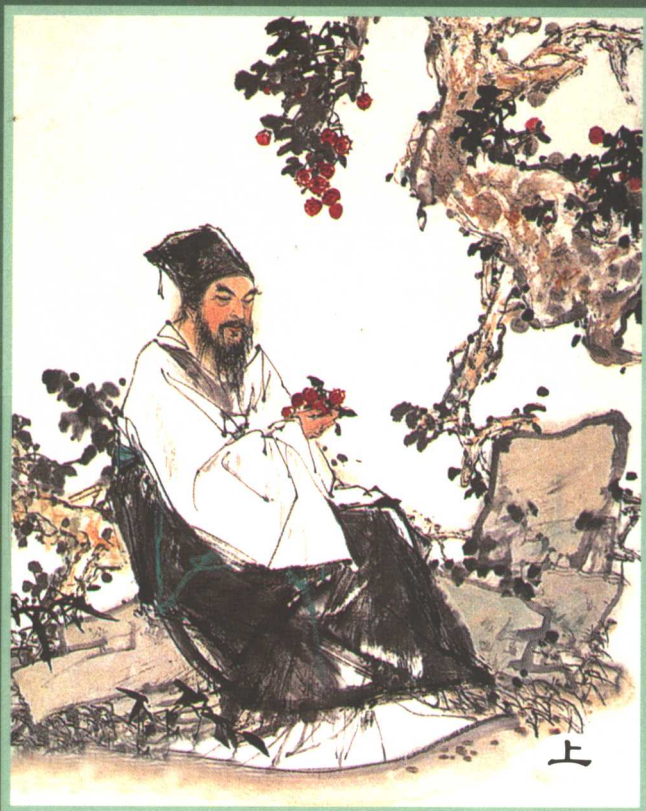


云中岳武侠精品

剑影寒

独步武林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独步武林系列

劍

影

寒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步武林/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3.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独…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6526 号

独步武林系列

剑 影 寒 (上中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奇 责任编辑: 范胜震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53-7/I·069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 在 前 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内 容 提 要

神龙夏安平，自幼经隐迹高士、其师严春，传以家门绝学，赠以祖传宝匕；后又经破扇翁、竹箫老人、缥缈鬼魔、九地人魔等高手名宿指点，艺臻化境、因其无意于江湖，投身商贾，渐成巨富——盛昌钱庄三财东。因与皇家特务机构三厂所设的钱庄有业务往来，加之本人崭露头角以及爱情纠葛，因此受到各方势力的怀疑考验、拉拢仇视、迫害乃至无情追杀，终至钱庄遭到查封，人被官府通缉，爱情遭到挫折，被迫卷入江湖争斗漩涡。

由于孤身一人初涉江湖，一再履险，被困遭擒，生死须臾；但因其守身立义，得道多助，加之技艺超群，皆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不仅使幡龙堡老少堡主青云居士、游龙剑客和五湖浪子、三厂特务爪牙等巨奸大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受到应有的惩罚，也为师父雪了恨，赢得了友谊，也获得了爱情。

书中人物关系复杂，亲朋敌友变化多端，情节结构跌宕起伏，不落巢臼，令人难以捉摸。文笔潇洒细腻，爱情友情，风波曲折，纷纷绵绵，生动传神；高手独斗，神奇诡异，两军大战，动魄惊心；探侦情由，一波接一波，一环套一环，文情并茂，侠气纵横。读来令人遐思万千，回味无穷。无怪乎，人称这部小说是赛古龙的扛鼎佳作。

目 录

第 一 章	绵西渡口	(1)
第 二 章	四面楚歌	(21)
第 三 章	死里逃生	(39)
第 四 章	擒贼擒王	(58)
第 五 章	一波未平	(76)
第 六 章	宁死不屈	(96)
第 七 章	仗义执言	(114)
第 八 章	初露锋芒	(133)
第 九 章	烟波楼上	(152)
第 十 章	忍无可忍	(171)
第 十 一 章	庐山历险	(190)
第 十 二 章	深山丽人	(209)
第 十 三 章	雷霆一击	(228)
第 十 四 章	天河牛郎	(247)
第 十 五 章	莲峰杏林	(266)
第 十 六 章	神祠扬威	(285)
第 十 七 章	受诬遭陷	(304)
第 十 八 章	路见不平	(322)
第 十 九 章	恶有恶报	(341)
第 二 十 章	城狐社鼠	(360)

第一章 绵西渡口

六月天，山西太原府盆地骄阳如火。官道上红尘滚滚，热浪迫人。

夏安平烦躁地鞭着坐骑，心里不住嘀咕：“无论如何，必须赶回家中，不能在路上耽搁，明天便是返村的约期了。”

离开灵石县已有六十里，距汾州府的孝义县界不足五里地。可以说，他已经进入汾州府地境，踏入了太原盆地的南口啦！

官道在谷中向北延伸，两侧的梯田绿意盎然。右面天底下，霍山的北岭绵亘如带。左面，浑浊的汾河滚滚南流，河对岸，绵亘数百里的山岭，树木不多，有些简直寸草不生，褐黄色的土岩童山濯濯，令人看来油然泛起沉重的感觉。山西黄土高原地带，果真是地广人稀，贫瘠无比。十年一大旱五年一小旱，战火时生，把这一带搞得乌烟瘴气，住在这儿的人，终生和天灾人祸苦斗周旋，热爱着这块土生土长的地方，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不屈不挠，永不向天灾人祸投降，永不服输。

前年是正德二年，闹了一次小旱灾，不算严重。这两年总算老天爷保佑，风调雨顺，小米、高粱、燕麦、大豆、小麦等等，皆有满意的收成，让人们喘口气养息养息，以便迎接三年后可能来到的荒年。

刚从山明水秀的江南远游归来，看了故乡的景物，在亲切中，也泛起了无穷的感慨，大有近乡情怯之感。

马儿飞驰，后面黄尘滚滚，骄阳下，官道上车马绝迹，行旅稀

少。

官道在前面稍向右方移，山岗前端，便是绵西渡口。官道在这儿分道，东北至介休县，远远地可看到崇山起伏，那就是有名的雀鼠谷南口。西北，河对岸是到孝义县的大道。

渡口有一座小村，地名绵西，只有十余户人家。道左，建了一座凉亭，让旅客候渡歇脚。凉亭左首不远，有两家卖酒食的小店，其中一家还是太原府南北车行所设的绵西歇脚站。南北车行这条线的长途客车不走汾州府，仅在渡口的歇脚站上下旅店。

渡船共有两艘，一大一小。大的专渡车马和挑货的客人，小的方是徒步客商的渡船。

必须绕过前面的山岗，方可达到渡口，山岗的这一面，是无法看到渡口的。以前，这儿一度设了巡检司检查行旅，但后来撤销了。

他策马绕过岗脚，讶然勒住了坐骑。

“咦！怎么回事？”他讶然自语。

两艘渡船皆泊在对岸的码头前，不少旅客呆立在河岸上向这一面凝望。这一面的码头上，似乎不见有旅客。两家小店侧方的空地上，大槐树下站着十余名店伙，全向凉亭和码头之间的广场望着，广场临河一面，生长着粗可合抱的垂柳。近路一端，则浓荫蔽日，栽着枝浓叶茂的古槐，凉亭建立在槐树丛中。

凉亭中，两个青衣人倚着亭柱沉睡，鼾声如雷。

亭右两株槐树下，两名穿灰袍的人抱肘而立。

靠码头的柳树下，一名穿青便袍的中年和尚，四仰八叉地躺在树根下。一个灰发老道，则在另一株树下打坐。

另一株槐树上，一名劲装大汉坐在横枝上，目光灼灼地向官道上凝望。一名大汉则坐在下面，抱着双膝打瞌睡。

他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一抖缰绳，马儿徐徐向前小驰，直趋凉亭。

后面，远远地传来阵阵辘辘车声，鸾铃叮当清脆入耳。

他发现除了和尚与老道之外，其他的人皆带了刀剑，油然涌起戒心，从容地向码头缓骑而行。

“小子，退回去！”槐树下两个灰袍人几乎同声虎吼。

他勒住坐骑，讶然向两人看去，要证实对方是不是在向他大呼小叫。

“阁下，是向在下说话么？”他惑然地问，剑眉紧缩。

“混蛋！不同你说向谁说？”右首的灰袍人怪叫。

他忍下一口气，冷冷地说。“两位年届知命，怎么说话如此粗野？”

右首的灰袍人勃然大怒，大踏步走来。

左首的灰袍人伸手相拦，说道：“二弟，别管他，以免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留些精神，以便应付即将来到的激斗。”

“不！我决不放过这不知死活的小王八蛋。”二弟火爆地叫。

“暂时放过他，忍耐一时。小不忍则乱大谋，别让那些家伙暗笑咱们愚蠢。”

二弟只好放手，死盯了夏安平一眼，恶狠狠地说：“好小子，咱们走着瞧，后会有期。”

夏安平淡淡一笑，他不愿生事，举目四顾，看到除了在凉亭中沉睡的两个人外，其他的人全用颇饶兴趣的目光向他注视。他悚然而惊，心说：“我无意中陷入是非场了，这些人不知在这儿有何图谋，我得赶快离开，以免卷入漩涡。”

他策马向码头走去，下意识地挪了挪腰带上的匕首。

蹄声中，身后蹄声震耳，轮声吱嘎，接着是刹车木发出刺耳的尖鸣。

下码头必须经过位于柳树下的和尚老道身旁，他不得不提高警觉，无暇回头观看，猜想必是南北车行北上的长途客车抵站了。

渡船泊在河对岸，想走也走不成。他想越过柳树之后，扬声叫渡船驶过河来。相距躺着的和尚还有三五丈，身后突然传来银铃似的叱声道：“那是谁？何不下马等候？”

在场的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有马，不用猜想，也知道是在叫他，心中一凛，勒马扭头回望。

路口，三名绿裳少女并肩而立，人似花娇，珠翠满头。看年纪，全在双十年华间，一式打扮，高矮相等，只是容貌略有不同而已，梳宫髻，绿绸窄袖春衫，绣富贵团花坎肩，同色长裙，鸾带将柳腰系得似乎小不盈握，却各挂了一把珠光宝气装饰华丽的佩剑。中间的少女鹅蛋脸庞，左首少女是瓜子脸，右首少女有一个稍长微凸的下颚，表示她的个性相当强，三人眉目如画，粉脸桃腮，一双双大眼睛明亮得有如午夜寒星，微泛笑意，十分动人。

三女的前面，有两名穿青劲装的少女，腰悬百宝囊，背系长剑，系带在胸前扎了一个蝴蝶结，衬得酥胸似乎更为浮凸，身材丰满，刚健之气毕露无遗，脸蛋同样清丽，只是眉梢的煞气稍嫌重了些。钻石般的两双大眼睛，正光闪闪地向他注视。显然，刚才发话的人，定是她俩中的一个。

他有点不知所措，扭头问四周看去。

凉亭中埋头鼾睡的人刚刚站起，还在打呵欠伸懒腰，是两个四十出头的壮年大汉，生得豹头环眼，壮实如牛。

先前向他挑衅的灰袍人，手按剑鞘盯着少女冷笑。

中年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一跃而起。

灰发老道叫了一声“无量寿佛”，振衣起立。

坐在横枝上的劲装大汉一跃下地，挪了挪背上的单刀。

抱膝假寐的大汉徐徐起立，冷哼了一声。

气氛紧张，他知道将有不平常的事要发生了，硬着头皮扳鞍下马，牵着坐骑到了一株柳树下，搭上缰绳，取下头上的遮阳帽挂在判官头上，倚树而立静观其变。

五位少女莲步轻移，缓缓进入广场中心。中间鹅蛋脸少女抬头注视着日影，再泰然举目四顾，然后平静地问：“灵石高壁岭韩信墓于会的人，似乎并未遵示到来，难道说，有人胆敢擅自渡河了么？”

中年和尚挪了挪方便铲，懒洋洋地说：“阿弥陀佛！庐山幻海山庄警幻仙子门下施主的金谕传下，谁敢擅自渡河？”

“那么，大悲尊者和人云龙金老儿，还有北丐韩浩师徒，他们为何不来？”

“大悲法兄有事至灵石县北的清凉寺访友，他自愿放弃取丹的机会，所以不来了。人云龙金老施主据贫僧所知，他在昨日启程南下霍州，无意于会，甘愿弃权。至于北丐韩施主嘛，贫僧自韩信墓分手之后，再未发现他师徒四人的下落。”

“还有一个人没来。”中年老道若无其事地接口。

凉亭中的一名壮汉大环眼一翻，用暴雷似的嗓音叫：“鬼道人决不会挟着尾巴逃回夷陵州三圣宫，八成儿他已经过了河，到王同里萧家抢先下手去了。”

少女的风目中泛起笑意，说：“诸位幸而不会私自前往，不然……”

她的语音一顿，故意把尾音拖得长长地。大汉果然不耐，迫不及待地问：“姑娘，不然又待如何。”

“敝师姐已经在王同里辽壁寨恭候，私自前往者，格杀勿论。”

先前向夏安平挑衅的灰袍人，却反常地平静下来，谨慎地问：“李姑娘，敝兄弟对此事甚感不解。可否加以解释？”

“砥柱山双雄有事动问，定不等闲。周二爷有何疑问。但请提出。”李姑娘和气地答。

“既然李姑娘的师姐已经先期前往，不消说，取百灵神丹该如探囊取物，为何却约定咱们在这儿火拼？请教姑娘有何用意？”

“幻海山庄的人，言出必行，行必守信，百灵子既然留下两瓶神丹，而且在韩信墓截获了下书人也并非本姑娘之功，因此，本姑娘不想独吞，那么，另一瓶只好并由诸位决定得主谁属了。”

“如此说来，幻海山庄的人，果然够道义，名不虚传。”

“哈哈哈哈哈！”和尚仰天狂笑，笑完说：“女檀樾，我大慈和尚从不相信目下的江湖中仍有道义二字。”

“依大师之见，又待如何？”李姑娘冷冷地问。

“如果女檀樾心存道义，何用约定咱们在绵西渡口以火拼方式决定得主？先期派人过河控制渡船，更由姑娘的大师姐在辽壁寨埋伏，正所谓司马昭之心，你骗得了谁？”

“你如果不信任本姑娘，何不退出。”李姑娘冷冷地说。

“但贫僧心有所不甘。”

“大师的意思是……”

“贫僧自不量力，倒想领教一下姑娘的艺业是否够资格指使咱们这些江湖人。至于神丹之事，贫僧倒不在乎是否能够到手。”

“那你为何不赶快动手？”

“急也不在一时，贫僧必须等群雄决定另一瓶神丹得主之后，再领教姑娘的幻海山庄绝学。”大慈和尚不温不火地说完，放下方便铲在原地躺下了。

亭中的两大汉大踏步进入广场。走在右首的人大吼道：“咱们华山双彪是个粗人，没有诸位聪明，只知幻海山庄的姑娘们在江湖中名号响亮，千金一诺。因此，我刘彪对李姑娘的安排深信不疑。咱们兄弟不远千里而来，只为了讨两颗神丹救朋友的性命，为朋友两肋插刀，志在必得。因此，刘某认为不必多废话了，手底下见真章，看谁是另一瓶神丹的得主。那些自以为工于心计，心存疑义的人，如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尽可及早退出，不必在这儿丢人现眼。”

左面的大汉倏然拔出厚背单刀，大叫道：“刘兄弟说得不错，不必浪费口舌了。我杨彪第一个下场，输了立即依约退出，谁先下场赐教？”

砥柱山双雄缓缓并肩而出，曾向夏安平挑衅的周二爷拔剑出鞘，冷笑道：“我快剑周凯亦有同感。杨兄，咱们俩先分高下，看谁获得决胜权。”

杨兄一跃而上，扭头向李姑娘叫：“李姑娘请监场。”

快剑周凯阴森森地说：“杨兄，用不着监场了。”

“什么？你老兄的意思是……”杨彪讶然问。

“很简单，咱们下手不容情。”

“废话，在韩信墓大伙儿议定，点到即止，你……”

“周某决不废话，刀剑无眼，同时，出手后声誉攸关，谁肯在不受伤之前自承失败？所以周某决无虚言。当然啦！如果阁下有脸认栽，在下也不为己甚。请啦！”

杨彪暴眼环睁，狠狠地瞪住比他矮一个头的周凯，久久方沉静地说：“在下明白了，原来你早有打算，难怪在韩信墓动手时，第一个提出改期解决的人是你，先到达渡口的人也是你，所以提出拼命的人也是你了。”

“你的意思是指……”

“姓周的，杨某并不笨。你之所以提出改期解决，是因为你知道那时人孤势单，助拳的朋友未能及时赶来。所以用缓兵之计拖延至今。如果杨某所料不差，你的朋友定然已经赶来了，是不是？”

李姑娘一声朗笑，接口道：“杨爷，你并不笨，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砥柱山双雄那天因人手不够而用缓兵之计，本姑娘同样也是因为人手不足而将计就计应允改期。目下砥柱双雄的大批爪牙已经在此地设下埋伏，因此食言推翻前议，并不足怪。”

周凯桀桀狂笑，得意地说：“李姑娘，你既然已经猜出周某的底细，却不能及时防范，仍然以五个女人前来与会，岂不失策？”

李姑娘举目四顾，笑道：“周爷请放心，别忘了河对岸尚有本姑娘的人。”

“哈哈！她们只能隔岸观火，无法前来助你的。砥柱山雄峙大河中流，水上豪杰多如过江之鲫，如果让姑娘的人过河，砥柱双雄还用在江湖上道字号么？请向上游瞧瞧顺流而下的木排上有些什么？”

上游的山嘴那一边，接二连三飘出四艘本排，每艘木排上站着八名赤着上身的雄壮大汉，另两人控桨，缓缓在河滨划动，徐徐向下飘浮。

“水上英雄能阻止河对岸的人，但尊驾却无法应付本姑娘的剑，不错吧？”李姑娘毫无所惧地说。

周凯又发出一阵刺耳狂笑，叫道：“赤发灵官许兄，你是否愿和周某联手？”

先前坐在横枝上，目前已跃至地面的背单刀大汉怪眼一翻，狞笑道：“不错，只要周兄分给兄弟几颗神丹。”

“出山虎沈兄，尊意如何？”

先前抱膝安坐的大汉伸伸懒腰，说：“三年前咱们曾并肩行道，何用多说？”

快剑周凯转向李姑娘，狞笑问：“姑娘认为够了么？”

“四个人嘛，大概可挡本姑娘的两位侍女而已。”

“那么，在下多找几个来。”

周凯怪声怪调地说完，发出一声震耳长啸。

道右十余丈的绵西镇中，接二连三闪出十六名中年大汉，吼声震耳：“中流砥柱！砥柱山的英雄恭候多时。”

华山双彪脸色一变，杨彪发出一声粗野的咒骂，人似狂虎，大吼一声，挺刀疾冲而上，径奔周凯。

刘彪也冲向周凯的同伴，赤发灵官许志远挺刀拨出叫：“姓刘的，你活腻了，送你上西天。”

“铮铮铮铮！”三刀一剑缠上了，凶猛地迫进，暴响震耳，剑刀相接火星迸射。

砥柱双雄的老大飘身后退，到了和尚和老道的身旁，冷笑一声，向木无表情的老道沉声问：“老道，你打定主意没有？”

老道倚在树干上，拂尘轻摇，冷然注视着对方，久久方阴阳怪气地问道：“施主，打什么主意？”

“你是助咱们一臂之力呢，抑或是挟着尾巴滚蛋？”

老道淡淡一笑，若无其事地说：“贫道坐山观虎斗。”

“太爷却不许任何人脚踏两条船。”

“哦，施主贵姓？”

“砥柱双雄的老大，水上飘邓奇。”

“难怪，原来是水上大豪邓山主，失敬了。”

“你的名号如何称呼？”

“贫道惭愧，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在山野做孤魂野鬼，哪来的名号？”

“少废话，快表明态度。”水上飘不耐地怒吼。

“贫道不是已经表明了么？坐山观虎斗。”老道泰然地答。

“那么，你得死。”水上飘拔剑厉声叱喝。

老道浑身发抖，盯着光闪闪的剑尖惊叫道：“施主手下留情，刀剑无眼，请……请不……不要……”

水上飘鬼迷心窍，以为老道害怕，一声沉喝，信手一剑点出，想点在老道的咽喉上，一面骂道：“你这脓包……”

语声未落，老道左手一抄，五指如钩，扣住了锋利的剑身，往后一带。右手将拂尘闪电似的抽出，“唰”一声抽过水上飘的脸部。

水上飘猝不及防，心胆俱寒，正待抽剑反抗，已经没有机会。来不及了，拂尘过处皮破肉绽，脸上的皮肉像被剥掉一层。

“啊……”他发出凄厉的狂叫，抬手护脸。幸而他的双目自己及时闭上，不然双目不盲亦伤。

老道抢过剑，飞起一脚，喝声“滚！”

水上飘不听话，他不滚，而是翻，砰然倒地倒翻一个筋斗，翻身站起扭头狂奔，脸上鲜血淋漓。

老道将剑向柳树上插去，树干粗有合抱，剑尖贯树而过，似乎毫不费劲，他念声“无量寿佛”！仍然倚在树上袖手旁观，似乎刚才并未发生任何事。

旁观的夏安平心中一凛，忖道：“老道的鹰爪功已练有九成火候，普通刀剑已无奈他何了。反击手法之快，已臻上乘。在这些人中，恐怕他是艺业最高的一个了。”

变化来得太突然，其他的人还弄不清水上飘是如何受伤的，厉叫声惊动了所有的人，奔来的十六名中年大汉已到了广场，几乎同

声怒吼，又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了。

李姑娘一声娇啸，五个少女几乎同时拔剑，但见银虹倏飞，五个人像是蝴蝶穿花，卷入一拥而上的人丛中，一冲错之下，四名砥柱山的好汉立即发出凄厉的惨叫，纷纷中剑倒地，人群四分。

赤发灵官和出山虎一声怒啸，齐向刘彪奋勇进击，两把刀像是狂风暴雨，十分泼辣凶悍。

刘彪先前和赤发灵官狠拼，势均力敌，但加上了出山虎，便立陷危局，逐渐难于招架了。

河岸旁，四艘木排已有两艘靠了岸，十六名赤着上身的大汉子执分水刀，正飞步赶来。

镇右的密林中，突然传出一声清啸，八名穿青劲装的侍女飞掠而出，纷纷亮剑向码头掠来，急截抢上岸来的十六名赤着上身的大汉。

吼声震耳，刀剑的交击声此起彼落，不时爆发出一两声受伤者的厉叫，惊心动魄。

和尚不再入睡，翻身坐起注视着恶斗的人群，咧嘴一笑，向老道说：“道友，你真要坐山观虎斗么？”

老道仍然一无表情，久久方说：“就算是吧。如果我是你，最好乖乖走开。”

“道友在威胁贫僧么？”和尚不悦地问。

“贫道是一番好意，听与不听悉从尊便，何谓威胁？”

“道友的大力鹰爪功火候精纯，恐怕世间很难寻到对手了。”

“好说好说，法兄的金刚禅功火候也不弱。”

“早年以大力鹰爪功享誉江湖的两个人，听说分称南唐北高，但两人的手法各有不同，一屈一松。道友出手时五指屈曲如钩，属于南派，但不知与老前辈神鹰唐贤有何渊源？”

“法兄好眼力，那是家先师。”

“哦！道友原来是唐门高弟，失敬了，听说令师在世时，一向反对收徒授艺，因此江湖中具此绝学的人，三十年来以道长是第一